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六〇册目次

長水先生文鈔二十四卷(二) [明]沈懋孝撰
明萬曆刻本

陸學士先生遺稿十六卷 [明]陸可教撰
明萬曆刻本

浮來先生詩集十四卷 [明]公鼐撰
明天啓五年刻本

鍾惺文鈔不分卷 [明]鍾惺撰
清鈔本

長水先生文鈔二十四卷(二)

〔明〕沈懋孝撰

明萬曆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南京

圖書館藏

貴園仲小叙

蓋余童時好沈默性不喜游家
大父故有途民山莊當武夷時
諸卉具繁華上卷書簾前
終日不印畧看紅紫旁人謂之
不禁自勝水竹間謂挺秀清
早壯游每乘時晴歸
搔不知人間娛樂等事其甚黑
中郊廓地貢高亡能規尺壤
以故生平築別墅每乘小舶訪
三吳諸故知窗朝櫬夕或托僧
園林為一昔之念而後不復往妙
仲靜清操士自題時年七十

作何狀若希文之江東農人多名
園誰則障多游者晚歲愈貧
薄不殊立花石相知因謂之
缺典益稀幸之園號之園
總之空名耳因署以嘉強為
之掌曰貴園仲寫於癸卯夏
帛者彥夫貴園之鄰白首
也近過此以上浮華利屣盡
一集復多物依舊在每妄天行
界中混沌濛昧或知也此至
當重所欲論著者已兩年春
仲靜清操士自題時年七十

貴園艸目錄

序五首

書八首

記三首

論二首

說一首

題辭一首

祭章二首

傳一章

長水先生文鈔 目錄

行述一首

紀事二首

雜著三首

長水先生貴園艸

長水郡當湖沈懋孝幼真甫著

門人新都洪文衡正平甫校

題桃花峪詩圖冊子敘

少司馬海豐二山楊公以母太夫人壽九旬又七齡跪請終養 主上方孝事 西官特 俞所請賜金幣寶銀乘傳以歸既抵家時奉太夫人肩輿行游故里其山莊曰桃花峪者頗有竹樹魚鳥之觀司馬則皂帽布袍騎青牛以從好

長水先生文鈔

事者因繪其事為圖傳天下昔為桃源之洞府今開西母之瑤池河陽一縣花潘與三春柳閒居賦中所云羅長筵列孫子柳成陰花結子者倘百代如覩焉孔子曰大哉虞氏之孝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得壽得名自天申之天人之際豈不符洽者歟其同鄉給諫賈君汝修為司馬傳札屬沈某序其冊夫孝德携班壽母康樂清朝恩寵近古所希故士大夫間侈哥之余為敘厥美今日父流其芳聲焉且司馬素博洽好文其

古作者常衷裁于冲澹簡遠余文乃何經
是抑所云質直少文或可無媿焉桃花峰者
山谷別名古稱北至于無棣者斯其地也

袁氏世範序

今天下文藻新異書流傳日熾方沐浴清平似
兩晉間風尚即有才俊挿管便攻華言并與其
氣習亦多恢然浮蕩倘不幸登第為吏逐多情
於當世之故其人終身不靈余所覩記甚有之
蓋小學家範薄之為學究書不接耳目之日久
其大人長者閱歷醇深動成爻象即嵁岩下或
自有其人而窮鄉下里士又不及瞻見形儀想
聞篤論是以每歎蒙貞失養塾師輩俚言小書
長水先生文集

汨亂童心惜其無以療之也往在長安邸次同
館河南張廷芳惠余宋人三衢袁氏世範其中
具睦親持已治家三事各數十條其言不比文
苑之言大都深識人情飽嘗世故實歷真言刺
心苦語非老吏歸田即薄游行路或如耆臣告
主亦似莊家訓兒玩之味詠行之義精布燠敷
甘有補生人日用若以參於顏柳司馬家訓之
間自是一套近裏佳言士大夫家若以此訓子
弟日放几格前真可破其虛憐迂誕不諳世務

之習比于猶芩葛陽調元邵疾功則偉焉頃見江右藩伯吳震城刻此殊愜鄙志因爲再序以廣其傳若以此書具訓蒙士先讀孝經小學類柳諸訓并與是讀之令其心目清正天聰內含即繇此進習論孟六經之大指倘亦聖功養正之梯級乎此義何可少也

為俞元禮壽其舅氏董先生配李淑人序
余讀十五國風見古之仕者行役四方則其室家往往多勞苦念思之辭窮計古之婦人女子不下房闈未必如今日者從其夫子馳騁萬里外陟嶽登危嶺同孤矢四方之志也當斯之時忠無顯禍國無嚴謹即有出疆他適之臣或未必羈窮顛頓有與同憂患之婦國風所不載後世靡得詳焉蓋至後世而多屏逐移徙之臣亦有羈窮顛頓與同憂患之婦不竄之黃雲白草
長水先生文錄

龍沙虎窟之鄉即投之乎瘴雨蠻煙炎海絕徼外而先王時所為敘其室家勞苦以慰藉其平生者寥寥不可復見矣藉令先王時婦人女子或有相夫子羈窮顛頓萬里投荒之役者此其人豈出放妻棄婦下而十五國風者又安得獨遺之吾是以歎臣狗君婦狗夫各徇所天忠規貞志無以兩也世或不能並載其事編之國風之末將非史氏之闕文歟往在嘉靖季年權相擅朝濁穢王度于時危言極慮犯九死而排之

者若焦山楊先生梅岡沈先生幼海董先生三數人止耳並得奇幸或死或囚或戍萬里外余童子時聞其事讀其跡氣填膺而義壯之比年董先生之甥俞君元禮為余子師得習聆先生為人又為余言夫人賢也元禮之言曰董先生早貴性剛方不染立之滋垢夫人亦不喜靡裕司夫子性不低垂下人者貴富豈我長物哉以先生言事下獄及在戍所歷八年了無一日愠色晚再登朝夫人三受封所得章帳不輕御又

長水先生文錄

未嘗一日色喜當其言事時不謀夫人也而夫人夢有簡書之畏既事且不測又夢自戍所且生還人之得喪苦樂果有定命耶忠孝在所獨往耳天生夫人宜為先生助所周旋窮阨豈一日我頃余執筆館下得為焦山先生立傳及其夫人上疏請以身代事則端拜而歎忠臣賢婦之烈也又得讀梅岡先生疏與其夫人上疏代夫就獄以全姑之養而圖胤子則又端拜而歎忠臣賢婦之烈也廸今得從俞君所數數聞董

夫人賢貞又如此嗟乎此三夫人者豈非天壤間淑氣乎克相三丈夫名光圖牒不虛也獨年壽云乎哉他日元禮偕某某來請曰維是月其日夫人壽六十願徵子之言余曰董先生忠節天下莫不聞夫人與共艱危有補國之風故吾聞不亡者壽殆謂是與為書之外文續十五國風之義且告于立曰士大夫宜自立天壤母以婦子之故不能自克庶乎足以風也

長水先生文錄

七

八

贈秀水陳令君入觀序

蓋吏道斌斌載在前史宜莫若漢始元元鳳間其時詔指數下郡國必曰政平訟理使蒸庶安其田里無愁歎之聲曰治道不在多言悃愞無華為上考曰凡吾所謂良二千石誠心自然平易近民虛聲過情實此吾所不取彼時意指所鄉往在綜名核實周知民間隱情一切沒膏剝膚之條不得施設故敦大長厚之意見于詔令者每如此冀黃革出賦薄徭輕時和歲豐小民太水先生文錄八

載願為諸君子竦意過期焉即始元元鳳間事何為不遠也天下郡國浙為首藩浙東西檇李為名郡繡川在檇李為巖邑中湛陳侯名實交暢夫既揚之荐剡上之司功旦夕者必且拭覽澄敘休聲令譽詠菁莪頌甘棠溢于我旁邑想聞慕羨者再三未已也非實有之何能至此夫士起名譽者大都尚才入人心者終期一實時之人才問憐然非不傾聽炫觀也者設使有道之士從旁微察焉寔心盡鴻緣飾易敗辟則市道長水先生文錄九

錦廬供過客之一盼耳其中無有也古之循吏不然其心為國家培植根本哺之燠之紓襟休息之必竭乃心以需厥成赤衷白意仰可對皇鼎盛在勵精庶績之時必將羞薄漢武之均輸遠邁漢宣之綜核臨御三紀德澤宜久洽方隅大計之典于今且十舉銓司考成于朝部使綜稽于外天下士大夫蒸蒸乎述職敷言萬一可副朝廷之德意循良長者必且相望起于時遐泝虞廷岳牧濟濟師師試功膺服可謂一時千

績槩難枚舉獨此一腔純樸若奉行草木而人
不能具言豈非昔人所云悃愞無華平易近人
者乎天下驚虛聲侯獨本情實天下急功利侯
獨貴清真以是當聖世旌褒之典即漢史中所
稱治行表于天下者奚多讓焉侯者昔為義興
博士與其季公函三游奇侯之行之文於稠伍
中向余亟稱其有前輩風倪君前令江浦真率
自然與侯相似同心之言其味如蘭余聞之洽
矣侯今入觀倪君先以入賀行屬余言贈處以
長水先生文錄

重侯之行其子諸生並以文藻在侯兩化間稱
述大人之志來謁文余老矣文采日減獨思以
實意挾士風之靡以實政副生民之急繡帆盡
穢不可濟風濤故雅聞君子之名實而樂序之

送湖邑黎二尹之任武昌敘

昔太史公傳貨殖津津乎若有趣於青蚨輩者
麗削烏裸女懷清辱人薄伎章章艷道之不置
說者以為錢賄無以自贖發憤為此嗟乎幾沒
史氏之深指矣當此時也咸陽東郭以賈豎綰
天下利權言刀錐事如折牛豪而卜式者又以
賈人之黠願盡輸家貲助縣官之急及問之不
肯道官爵卒以風示天下列為九卿嗟嗟朝廷
建利局以爭賈豎之纖微而賈豎乃偽建義識
長水先生文錄

以探朝廷之名器兩相給兩相邀而賈豎反得
操驂場美玩世主收羸數乎其間故子長發憤
于欲言不敢言之日作平準以風其上傳貨殖

以規其下其譽之美之也彌至則其恨之薄之
者彌深含風騷之情秉法家之筆信史氏之錢
所謂唾罵嬉笑盡是文章斯其本志也諸傳之
首列伯夷中及許由其文曰舉世混濁清士乃
見夫夷由隔代人何關漢史彼其視當世若一
大溷中何得不慨思古之羣人則舉一世亡廉

自可見于言外已頃吾湖少尹勵齋黎先生

先賢樂溪公孫也

清白操勵承藉予案以賓薦

起家始丞洛川再補旬曲並有賢宰之譽兩以
藝歸起補吾邑甫一歲遷楚武昌功曹去德宇

溫溫清風穆如日扁戶讀古人書賦荔菽之章
以見志其於民事才諧剝材綽有餘格即例所

宜有者嚴郤不入一絲脯菜之屬一不擾市道
人以此德之其將去人以此惜之嗟乎子長若

在今日亦何必慨思夷由舉拳古之人厚目今

是水先生文錄

人

一
一
一

宵小中涓半天下楚被其繁尤甚吾悲吾鄉恫
楚之人尤甚今黎先生之楚楚或者其瘳厚先
生行至不能脂車秣馬湖士民乃輶余空文相
之行此何能鄭重其行李哉雖然余志潔其稱
物芳比于貨殖平準書自與過之矣口碑巷頌

人人能傳其廉白即余盡市上灑削烏裸里父
市魁諸名姓一一著之文字間寧馨自然撲人

異不似貨殖傳中語也

劉雲嶠大司成書

伏聞高誼之日久矣僕即在峨巖之下屈指時

艱每自神往昨館院符參法席聞之諸生間咸

謂近所未曾有頃者正位南雍人士忻忭披德

象者沐座上之和風佩法言者立簾前之白雪

古稱師嚴道尊敷教在寬此二義並行則大方

六員將自賢聖出矣敬服僕伏處二十年不及

綰帶從館下游而辱先生收以同署之誼小孫

翰者稚幼無知具荷陶冶前者遵例未敢通書

長次先生文錄

人

十三
一
一
一

今瀚再来復班肄業敬托貴同年桂諸兄奉茲
啟候頓首謝烏屋之及馬外小集粗成敬奉教
覽倘遂念及署中末誼者乎賜之斧裁再賜之
瑤玉僕之願也非敢必也

與徐九瀛職方

聞之縉紳間推轂門下有經綽當世之望今所在棼棼正如長河渾渾風濤百變銷萌應卒在杰士胸中宜日夜深念而具有之者擔重肩宏旦夕將止於躬展布當柰何陪京東南諸路根本禁旅樞庭又陪京居重之根本夙夜綢繆苞桑戶牖豈俟風雨飄飄而始見乎傑老矣小亟填海徒有此心兒茲來既辱僕教今其行也再申諧悰文字之箴游揚之美門下過厚感戢而長木先生文錄不

已不瞻對者十二年歲星一改雙鬢皤然言念舊游顧先生勤勤旂竹青史亡窮

與朱轉運

使君之轍往在雲間郵筒相問聞耳直道事人席未煖拂衣去為之歎惋昔別記得在太倉官船途遇之頃握手分携人事匆匆如流水于今已是十二年思之可念也侄孫厚淳來謁屏几敘布尺一用檄舊誼并詢春來起居何所似昔人之什曰五湖煙水茫茫遠明月揚州滿樹花又云二十四橋零落盡綠楊堤上鳥空啼想門下對酒高歌念余擊節令人飄飄有跨鵠之思

焉

與沈少林太史

藉草願與門下共之

古之君子交之以神求之以氣夢厥象卜非熊
風神眉宇可於空無中望想而得之吾孔子頎
然見文王愴然見姬公非其神氣感合不期自
至之乎夫豈有所思也僕與門下生並世未有
握手解帶之游讀其文聞其風興會所到輒有
繫思時前者四明兄出山曾與屈指到兄為言
衙門中將來任世界者必此丈夫此時門下方
在石渠之署田間老農無緣致書中心缺如乃
者聞御事暫旋錦里亦會貴同年之便啟布尺
一寫其宿昔瞻望之思焉蓋直道不容于叔世
豪杰必憎于流俗自古有之達者不論吾草控
形景乎百齡接精機于往聖生一日欲一日輪
諸于造物動一念欲一念間覺夫生人日斯邁
月斯征曾不容間息孔子孟軻所為汲汲皇皇
常以一日當千載至夫仕止淹速可乎不可聽
之天命浮浮然若行雲耳先生方負天下望將
何以秉此七十二峰之雲三江五湖之月分沙

長水先生文集

十六

十一

長水先生文集

十一

十一

與蔡肖兼觀察書

門下蒞四明時曾奉手翰感沐高誼不佞第今者久卧山樊與世濶遠即知愛如門下數歲不可推也都不聞問時入寤思亦欲放艇湖淵仰挹光潤顧以老母居恒多疾難以遠離弟且習嬪成癖冠紳久廢蓋十年足不至會城矣其爲瞻戀若渴首所願言與遭窮負屈遯世不悔之意貯之滿腔見兄時何可勝道其所自足乎海長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天湖月孤蒲雲物之間自爲千古且忘其爲千古者又無從置身座右一一從有道仁人質論之也出處不同途念日之云暮矣老丈何以策而振之

復邑令王君書

承示海運之議憂國閔民借援數千里外真無可柰何之算讀之慘惀藿食者鄙見不能遠姑與門下私論焉前日者原奉有明旨蠲太倉之粟十萬以濟京師今三輔之災不謀朝夕何能待哺江南跋涉鯨濤而遠致之乎以愚而論唯是今歲漕舟此時相次達天津上下倘即具號請二十萬為賑此如釜上熟炊張口便可得太上神明慈愛其必不靳今江南新漕糧此月

老丈先生文錄卷之二

九

內可處處滿倉不須俟北舟回轉即將挨肩漕舟設法及時修理使之出運仍如王敬所公舊例每船載米一百石計次以北不出四五月來年之新漕糧俱滿京倉之下何憂匱也那移則就北者甚易且饒轉餉則新陳湊接者甚穩且便此之海運安危百倍故敢總其迂談為執事者盡言之今駕行入省參見兩院諸司萬一者以門下之偉望倘可備諮詢而陳一得也至於徐濟間襍項糧食頗近臨津若一切放免稅錢

使之開闢通行自可以濟緩急淮陽上下從而

湊接之比之海運亦大不同然細察廟廊之

見似以浙直粟饒海道不亟望之縣縣恐此說

者不可不應又不可緩應然而未易應也往儻

七年前曾見東征士從劉家港出洋一月抵朝

鮮若至天津道里期日更近亮必有妙算堪以

處此者今浙中第具書直隸撫院與之約議一

體施行或協助以輕齋或遣人就彼鄰近糴買

應則俱應急則俱急亦不勞之算也老人無識

舉目所見皆是

此固非淺見也

莊赤雜博士書

頻年兩奉華牘格峻采奇陳誼甚高此自不佞
心所服非言可及成均清重留局宴閒乃潛龍

抱珠玄豹澤文之時過此以上仕路茫茫不可

再得如此時日境界涵為道德舒為事業勤典

剝經鳥奕千古為文章三者一道耳此真吾輩

一生了畢事其遇用久遠巨細天為之人為之

直付之分外而已以門下高品進此狂言幸勿

迂而置之貴座師雲嶠劉先生素欽高誼昨歲

長水先生文鈔不

王一

比之補天填海必為大方所笑

遵例不通書小孫瀚者蒙受港恩皆先生用意

之厚幸為陳謝時維炎候珍玉是祝

復戚年家

門下清流逸品也乃拙於資生珠玉盈把繡縷盈抱立莫之知亦莫能重鼎鑄之中饑來一字不堪煮者耶笑笑蘇臺武林之行自卜起老雅誼僕不能阻然前與起老札中言大老岩霖久卷家事付之震器不若二十年前當鞠柄事時頻笑間可以風雷雨露人鄙意正慮及此愛之助之策將安出擔簋以往垂橐以歸為之太息追唯四十年前一時英游如尊公博雅慷慨為長水先生文錄

羣賢所宗我一郡弟兄同榜十九人磊落名天下乃今秋林落葉在者無幾上闌琪樹蕭疏欲盡固知交游滿世歸之一空丹雞鳴鶴歸之一散執事者勉之矣

嶧山記

予奉使衡藩道經藤陽過鄧縣奉至廿餘里有高山可仰玲瓏嵌空翠鬱然間之居人曰嶧山也余聞嶧陽在魯之南秦碑尚在真一登覽因問隸人云此去可五里而近從之遂至山之麓捨輿馬解衣登陟僧一人持盂隸二人具額墨遇奇處可書者皆為之命筆然竟其顛覓秦碑乎亡有也豈所謂嶧山之碑刻之棗木慙火所焚者耶嘆息徘徊者久之雖茲山之石不相連屬方圓平缺各成異象高大者數十丈小者數丈如覆盤如餽蓋如走丸如斧劈如抵壁累基如馬首龍頸如物如累如截柳者百千其狀乃絕頂一丸者高數十丈缺置頭斗絕處下臨不測有可轉隊而不轉之軼故相傳曰此神戲石也其草木悉與它山同此獨宜桐柏皆自生不絲培植僻直蒼翠洵是異材書云嶧陽孤桐疏者謂可中琴瑟豈茲山玲瓏嵌空之氣獨鍾此物者歟下山北行十餘里風雨驟至雲